

七日談

(北京篇)

不久前，剛剛度過「九三閱兵」等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系列活動；十月十日，故宮博物院又將迎來建院百年紀念。二者之所以能聯繫起來，是因為抗戰是故宮博物院早期歷史的主軸。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抗戰十四年，而故宮文物避敵南遷始於一九三二年底，似乎遠離戰爭的它，也投身抗戰十三年，並有人在轉運文物中以身殉職，以生命詮釋了可歌可泣的「全民族抗戰」歷史！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迅速佔領東北各省並進逼山海關，此後至一九三三年初，相繼發生了「熱河抗戰」、「長城抗戰」等戰事，平津告急。鑒於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劫掠焚毀圓明園，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搶劫北京皇宮文物、劫走北京城古觀象台文物等近代以來的慘痛教訓，以理事長李煜瀛（石曾）、院長易培基為代表的故宮領導層認為：北京淪陷，故宮文物勢必落入敵手。國土淪陷，尚可收復，國寶損毀，卻難以挽回。因而醞釀進行「文物南遷」。一九三三年初，院理事會通過並報請行政院、國民政府批准，實施文物南遷。

文物南遷共分五批，自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第一批起運，至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五批運抵上海，歷時三個多月。各批依次為二千一百一十八箱、一千二百九十箱、二千九百七十二箱又六十二包、四千六百三十五箱又二包、二千四百一十二箱，共計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依次分別由院秘書吳瀛、總務處長俞同奎、總務處科長程星齡、古物館副館長馬衡、俞同奎隨車監運。理事會決定並報行政院批准先暫存上海，同時在南京朝天宮建設文物保存庫，待建成後將在滬文物移入保存庫，設立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

南遷文物起運之前，院方向行政院和沿途各地方軍政長官發出密電，請他們沿途保護。

建院百年與故宮抗戰

姜舜源

為了避開天津，以免遭遇日本侵略軍襲擊，路線採取了平漢線轉隴海線再轉津浦線，繞道南下。裝載文物的列車全部是鐵皮車，單是第一批即裝了兩列火車。車頂四周各個車口都架起機關槍，各節車上都布置了憲警，荷槍實彈保衛。車行兩旁，逐段都有馬隊隨車馳聚。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車辦理交接差事。重要關口，車內熄燈，車內工作人員都和衣而卧。

故宮前輩牛德明先生四十年前對筆者回憶道：第二批文物運輸途中，隨車押運、照料的，有他和吳玉璋等幾位同仁。列車經過的沿途警衛，一如第一批的安排情形，每遇大站，鐵路警衛段必須偵察確認下一路段絕對安全，才敢放行，故時有耽擱。他們幾位同事每遇停站，必沿各節車廂檢查封條、鎖鑰有無異動。車過徐州後，在張家岑一帶，見鐵路兩側每隔十餘米，就有一武裝路警舉槍向外瞄準，隨時準備射擊，氣氛緊張。後得知這一帶常有匪患出沒，所以衛兵們採取臨戰狀態。

一九三六年八月，南京文物保存庫落成，十二月八日至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存滬文物仍分五批，全部運往南京。

文物遷至南京僅僅半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上海「八一三淞滬會戰」接踵發生，南遷文物不得不再繼續西遷。文物西遷分南、中、北三路，每路又分許多批，水路、鐵路、公路交替使用，最終分別停留在四川巴縣、樂山、峨眉三縣的數個地點。西遷文物往往到一處停留數日、數月乃至數年，每一段落謂之「一遷」。南遷事先尚有目的地即南京，而西遷則無最終目的地，當時已經沒有一塊安全的地方。例如南路起運最早，停留卻最晚。淞滬會戰打響次日即八月十四日出發，一遷至長沙，不久湖南危急，二遷貴陽；貴陽常遭敵機轟炸，不能停留，三遷安順華岩洞，在此一留六年；一九四四年秋，桂林、柳州相繼失守，

不得已四遷到四川巴縣飛仙岩，這時已是十二月十八日，距離日本投降僅有九個月。這年春已經勝利在望，籌備文物東歸了。

一九三八年春，北路文物由陝西漢中，經「難於上青天」的蜀道劍閣段運往四川成都。參與此役的牛德明對筆者說：當時沿途沒有火車、輪船路線，完全由公路運輸，每次十餘輛汽車結隊行駛，都需要隨車押運和衛護人員，山路崎嶇，坡路、彎路頗多，尤以劍閣內外險路為甚。明月峽等處鑿山為棧道，左逼山崖，右臨深谷，百步九折，其險峻驚心動魄。路面是單車道，車輛往來必須在進口處鳴號通知對方，確認沒有來車始敢通過。經過河流，水小則汽車涉水，水大則用木船載車駁運，也令人提心吊膽。

中路文物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全部遷到戰時陪都重慶。一九三九年，日寇飛機轟炸重慶預警，於是被迫再遷樂山，現令從三月二十八日起，到四月十五日完全遷走。當時輪船不足，剛運過一半，已至四月十一日。不得已加僱民船，星夜裝運。先運往二十里外市郊停泊，等待裝上輪船。運到第十四批，在重慶



▲一九三八年春，由陝入川的文物車輛駛過劍閣明月峽棧道。

牛德明藏

南岸玄壇廟裝運第三庫文物時，故宮同事朱學侃先到輪船上察視艙位，布置搬運。那時曙色微茫，艙中仍是昏暗。他心切布置，未遑察覺艙蓋已打開，一腳踏空，身墜艙底，腦部受重創，隨即失去知覺。同事們當即將他送往附近醫院，但未及施救，已氣絕身亡。院方將他安葬在重慶南岸獅子山，並立碑為誌，永存紀念。

文物東歸，也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標誌之一，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由停留在巴縣的開始起運，先集合於重慶，然後沿長江順流而下運回南京分院，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完成。接着積極籌備回歸北京故宮本院。一九四八年底，正當人民解放大軍揮師南下的時候，國民政府當局又下令故宮博物院，將部分南遷文物運往台灣。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先後三批將二千九百七十二箱文物運台，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物遷台是文物南遷的延續，在大陸的南遷文物早已完成了北返，相信隨着國家完全統一的實現，它們不久也將回到北京本院。



▲一九三八年春，由陝入川的文物車輛用木船駁運過河。

牛德明藏

波茨坦——柏林的後花園



柏林漫言

余逾

每逢有朋友來柏林，我都推薦他們留半天到一天的時間給波茨坦。我說，你們一定要去看看波茨坦，它是柏林的後花園。波茨坦被眾多湖泊環繞，自然風光尤為秀麗。是的，和所有的「後花園」一樣，波茨坦是美的。

跟多元文化大都市柏林相比，波茨坦是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它的歷史建築和在德國的重要意義，讓它的宮殿與庭園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波茨坦曾是普魯士王室的夏宮所在地，而腓特烈大帝時期建造的無憂宮更是普魯士文化的象徵。這裏保留了巴洛克風格的宮殿和花園，被譽為「普魯士的凡爾賽宮」。除此之外，一九四五年在這裏舉辦了關鍵性的波茨坦會議，中國美國英國（後有蘇聯加入）發表了《波茨坦公告》。冷戰期間，波茨坦屬於東德，而與之接壤的西柏林則屬於西德；緊鄰的兩地因政治分裂，城市生活形成鮮明的對比。直到一九九〇年德國統一以後，波茨坦才成為勃蘭登堡州的首府。

波茨坦從普魯士的輝煌，到冷戰的傷痕，再到統一後的復興，正是這起起伏伏的歷史文化讓它和柏林密不可分。波茨坦和柏林相互交織的歷史紐帶和互補的城市特點，讓柏林人對波茨坦充滿了感情，無比喜愛這個「後花園」。

從柏林市中心乘火車快線不到半小時便可以到達波茨坦，火車站也緊鄰波茨坦市中心，步行便可以前往中心購物街區和巴貝利尼畫廊。這個深受當地人和遊客喜愛的巴貝利尼畫廊以眾多著名印象派藏品而著稱，這裏也是德國莫奈畫作珍藏最多的博物館。

波茨坦周邊也有眾多湖泊和小島，著名的萬湖與孔雀島是柏林人周末休閒最愛的地方之一。天氣好的時候，人們可以來這裏划船、徒步、騎車，還可以在孔雀島上看孔雀和觀鳥。周末這裏的幾處小宮殿也會邀請柏林或者其他地方的音樂家們來舉辦高水平的音樂會，讓人們從視覺美學到聽覺感官都得到大大的滿足。

波茨坦還是德國電影的發源地之一，電影迷們可以在這裏的電影博物館與巴伯爾斯貝格製片廠探索德國電影史。看完以後便會明白為什麼柏林電影節會是世界三大電影節之一。

玩累了看累了，波茨坦老城區的步行街便可以購物吃飯。波茨坦這個地方，算是應有盡有了。

所以，毫不意外地，當柏林房價和租金日益增長，外國移民的增加，不少年紀大一些的柏林人選擇退休後搬到波茨坦享受相對寧靜與自然的生活。也有一部分有小孩的家庭希望能在有限的預算內能夠有更大的住宅空間，也選擇從柏林搬到波茨坦。

柏林和波茨坦雖然緊緊相連，生活方式和城市氛圍卻大相徑庭。難怪有柏林人和波茨坦人都互相稱對方城市是「近在咫尺的異鄉」。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一輩子就做一件事，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從南京藝術學院畢業到蘇州刺繡研究所工作，迄今剛好四十五年，如果從一九七三年拜蘇繡大師任嘯間為師開始算起，黃春姪從事蘇繡工作已經五十二年。上周六（九月二十日），筆者陪同香港潮州商會會長高佩璇和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張國良等到蘇州刺繡研究所參觀考察，受到蘇州市統戰部副部長鄧兵、中國絲綢協會副會長鄭桂泉、蘇州刺繡研究所總經理黃燕萍和高級顧問游偉剛等歡迎，黃春姪老師特地為我們在這所中國傳統刺繡工藝的殿堂充任藝術導賞。

蘇州刺繡研究所坐落在姑蘇老城區的「環秀山莊」，這是一座典型的蘇州園林，走進大門不遠處有一塊黑色石碑，上面記載此處曾是東晉中書令王珣的府邸，明代為大學士申時行的宅園，清代刑部員外郎蔣楫、尚書畢沅、大學士孫士毅、工部員外郎汪藻、吏部主事汪又等都曾在此修建宅園，一九八八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九九七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看完碑文，才知道這裏蘊藏半部蘇州史，我不由自主放輕腳步，心想能夠每天在這裏上班真是一件賞心樂事。

一頭灰白頭髮、身穿白色無領短袖襯衫，今年剛滿七十歲的黃春姪老師，說話帶有典型的吳儂軟語，她說：「因為喜歡，才有可能把小的事情做好，把簡單的事情做到極致」，這位五十年如一日

的蘇州刺繡大師，如今退休後還在研究所當顧問指導年輕人，有興致的時候還會繼續創作，在她的工作枱架子上有一幅林風眠的《翔》的刺繡作品，鶴在雲中飛翔，「最後調整中」，黃老師說。她對林風眠的作品情有獨鍾，也喜歡吳冠中，因為他們的筆下多寫江南水鄉，而她則以針作畫，勾勒江南之美。在一次接受媒體訪問中，黃春姪說：「我們要注重傳統，更主要是表現我們這個時代。」

蘇繡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以針代筆，以線為色，有其獨特的技藝：設計、勾稿、上綳、勾綳、配線、刺繡、裝裱，針法有平針繡和亂針繡，最神奇是「雙面繡」。我們參觀多位正在工作中的繡娘，有的繡古代作品，有的繡山水風光，有的繡中外人物。那一幅國家領導人作為國禮贈送給英女王的「伊麗莎白女王繡像」，就出自蘇州刺繡研究所的趙麗亞，她正在創作一幅大型繡品「上山虎」，這位大師級專家和黃春姪一樣，質樸低調，平凡得像一位鄰家師奶。我們來到繡娘王康霞的繡架前，她正在繡一幅



花卉作品，當場為客人表演「劈線」，這是蘇繡處理絲線的獨特方法，劈出最細的絲線，直徑只有頭髮絲的十分之一，肉眼基本上看不見。一幅精美的蘇繡作品往往需要十幾萬次的穿針引線。一幅大型作品，通常需要兩三年才能完成。

看到繡娘們飛針走線，賦予作品詩一般的氣韻，小時候在汕頭生活的高佩璇會長一時技癢，在一幅未完成的大型山水作品前坐下來，拿起繡針，一招蘭花指顯露功夫，雖然只是兩三針，卻是真正把潮繡和蘇繡融為一體。中國有蘇繡、湘繡、粵繡（包括潮繡）和蜀繡四大名繡，各具特色，高佩璇認為，蘇繡的工藝技法更能代表中國刺繡傳統工藝的水平，所以，她大力支持蘇州刺繡研究所到香港舉辦蘇繡作品展。

前身為一九五四年成立的蘇州文聯民間藝術研究組刺繡小組，一九六三年正式組建的蘇州刺繡研究所，於二〇〇五年成為首批國家級非遺保護單位。據鄭桂泉介紹，該所收藏有兩千多幅蘇繡珍品，當中不乏國寶級的稀世藝術珍品，不少作品從未與公眾見面。鄭桂泉表示，已經初步與香港故宮館溝通，計劃明年到香港舉辦蘇州刺繡研究所珍藏作品專題展覽。

走出環秀山莊，風和日麗，街上人來人往，眼前這座四千年歷史的姑蘇古城顯得更有魅力。香港正在大力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期待蘇州刺繡作品展可以早日與香港市民和遊客見面。

◀蘇繡作品《啟航》（局部）。▶

歌頌母愛之慈母心

媽媽：

你是我世上最親的人，你是一位偉大而無私的母親，你將心中最珍貴的一切都留給了子女，你的愛近乎完美，就像上帝無條件的愛。因為你的愛，我們做子女的可以一生無憂無慮地成長和生活，從小到大，你替子女擋盡了無數的風雨和挫折，歷盡艱辛將子女撫養成人，你一生辛苦節約，將寶貴的金錢一點一滴地積攢起來，自己省吃儉用，將錢都留給了子孫，這種無私偉大的情操，實在令人太感動了，我今生欠你良多，不知如何才能報答你的恩情，唯有每天為你祈禱，希望你能夠安享

晚年，快樂無憂，長命百歲，你一定會活到一百五十歲的，因為你的心地太仁慈了，而你的心亦善良，上天必定會保佑你這樣的好人的！媽媽，謝謝你對我的愛和養育之恩。我最希望將來能夠身體健康，以後可以多些來陪伴你，也希望康復之後可以找到好工作，賺很多很多的金錢，令你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千言萬語也無法盡訴我對你的感激之情，唯有用心的向你說一句：

「母親節快樂！」

女兒
怡

讀者來鴻

編者按：本報編輯部日前收到一位陳女士的來信，告知自己的母親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每天閱讀《大公報》已超過五十年，如今已屆九十多歲高齡，陳女士為表孝心，於今年母親節特地寫了一篇「慈母頌」獻給母親。現刊發文章如下：



►德國波茨坦市區的河畔。

作者供圖